

“孔夫子有胃病”的推理逻辑

□宋志坚

□徐家俊

鲁迅那篇标题长达二十八字的杂文确实从“中国女人的脚”说起的，大致是“将脚裹得窄窄的”，汉唐都已有先例，“还不是
很极端，或者还没有很普及”，但以后“终于普及了”，以至“由宋至清，绵绵不绝”，而且“女士们之对于脚，尖还不够，并且勒令它‘小’起来了，最高模范，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……未免有些‘过火’，换一句话，就是‘走了极端’了”。接着，鲁迅便说了这么一句直接有关中庸的话：

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“中庸”呢？曰：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。人必有所缺，这才想起他所需。
他也以“人必有所缺，这才想起他所需”的逻辑来推断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而又“不撤姜食”且“割不正不食”的孔夫子有胃病。
鲁迅在此处说的“中庸”，不再是所谓的“不偏不倚”，而是“无过无不及”了。所以，“走了极端”的“三寸金莲”，也

就成了并不中庸的例证。至于他所谓的“除恶务尽”与“食肉寝皮”，还都出于儒家经典。对于这种并不中庸，很明显，鲁迅是并不赞成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“中庸”即“无过无不及”，鲁迅并不反感以至于厌恶。鲁迅在这篇杂文中，甚至还直接引用了孔子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，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”，他点评说：“以孔子交游之广，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，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‘中庸，中庸’的原因”。

鲁迅是常被人视之为“偏激”的，这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，其一，是他不会四平八稳，更不会貌似公允，也就是说，他相当厌恶而且极力反对那种冒牌的中庸，因此常被人称之为偏激。其二，是孔子原本意义上的“中庸”本身的难以企及，以至于孔子自己都说“中庸不可能也”，因此，鲁迅也难免有失中庸，不可能事事做得“无过无不及”。其三，程子所说的“不易

之为庸”以及“庸者，天下之定理”恐怕是没有歪曲孔夫子意思的。因此也往往被反改革者所利用。以至于“改革一两，反动十斤”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鲁迅的“偏激”或“极而言之”，却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。他曾说过：“老先生们保存现状，连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，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，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，它才魂飞魄散，设法调解，折中之后，许有一个窗，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。”（《两地书》1935年4月）因为屋子里“黑”，就“连屋顶也掀掉它”，这或许是“偏激”或“偏狭”的“偏见”，然而，对于那些总想“保存现状”的“老先生”，你想在“黑屋子”里开一个“窗”，有时也真得提出“连屋顶也掀掉它”的，这叫：“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”。

鲁迅写《由中国女人的脚推断中国人之并非中庸又由此推断孔夫子有胃病》，其本意当然不在于说“中国人之并非中庸”，也不在于说“孔夫子有胃病”，更不在于说“中国女人的脚”，其现实针对性，大

概在于国民党的“新生活运动”，这是“卒章”而方才“显志”的，据“人必有所缺，这才想起他所需”的逻辑推定：

二月十四日《申报》载南京专电云：“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‘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’匾额，悬挂礼堂中央，以资启迪。”看了之后，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识大家为“忘八”。

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此文第13条注释，国民党教育部于1933年2月20日还宣布以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此八字为“小学公民训练标准”。第14条注释，“忘八”指忘记了概括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八个字的最后一个“耻”字，也即“无耻”的意思。

鲁迅的《“有不为斋”》一文则专门说及孔子的“狷者有所不为”。不能不说鲁迅对孔子的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”本意的理解，是准确的。“卑鄙龌龊的事”有所不为可敬，“抑非卑鄙龌龊的事”不敢做也不想做，却以“有所不为”自慰，则与以“中庸”掩饰无异。

康熙帝热衷西学

□沈 栖

中国历朝皇帝，倘论科学素养，清代的康熙帝拔头筹或许是当之无愧的。《清史稿·艺术传》记载：“圣祖天纵神明，多能艺事，贯通中、西历算之学，一时鸿硕，蔚成专家，国史迹之儒林之列。”他在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测绘、音乐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康熙帝执政时期，西方器物纷纷传入中国，成了皇室和贵族中的时髦，一度出现西学初行、西艺陡兴的局面。他所涉足的西学、西艺，学得专心致志，有模有样。当时国人连地球的概念都茫然不知，甚或视西学、西艺为“奇技淫巧”而不屑，康熙帝却在紫禁城的深宫里摇计算机、玩对数器、开平方根，现在数学中使用的解方程术语“元”“次”“根（解）”都是康熙帝学习过程中创造而沿用的。

西学东渐，西方传教士既带来了天主教义，也带来了天文学、测量学、几何学、水利学等等。由传教士历时近十载而绘制的一幅全国地图，康熙帝命名为《皇舆全图》。作为对传教士工作的嘉奖和酬答，康熙帝颁布对天主教的解禁令，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。南怀仁于康熙十二年（1683）上书罗马教廷，请求遣传教士来华：“凡是擅长于天文、光学、力学等物质科学的耶稣会士，中国无不欢迎，康熙皇帝所给予的优厚待遇，是诸侯们也得不到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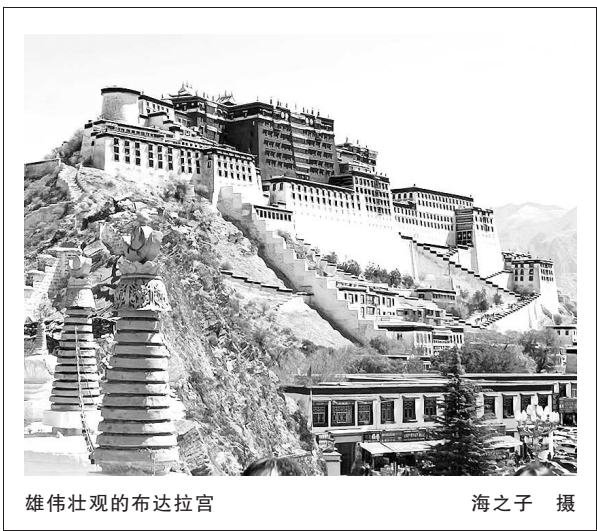
康熙帝晚年曾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。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始，以测绘“长城图”启端，10年工夫完成了全国的经纬度测量，共测得各省经纬度641个。这次所采用的“太阳午正高弧定纬度法”等测绘方法不止是中国首创，在世界大地三角测量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。

康熙帝诚邀知书达理的传教士上课，给自己传授西学、西艺，如师从法国传教士白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。传教士洪若翰在给友人写

信时，提及自己给康熙帝上课的情景，上完课后， “皇帝也不空闲，复习刚听的课。他重看那些图解，还叫来几个皇子，自己给他们讲解。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他就不肯罢休，直到搞懂为止。”不仅注重书本知识，而且注重实践，这是康熙帝取法西学的重要路径。他在宫中设立了实验室，试制药品，学会了种痘，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种杂交水稻。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，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。

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完成百卷《律历渊源》的编纂（刊行于雍正元年（1723）），其中包括《历象考成》《律吕正义》《数理精蕴》三个部分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历法、音律学和数学等学科知识的集大成者。诚如德国著名思想家莱布尼茨所评价：“我认为，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……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，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座欧洲的塔楼。”

当然，康熙帝容纳传教士引入的西学，纯粹是一种恩典，一种优遇，而不是认同于世界潮流大势的需要，“节取其技能，而禁传其学术”乃是康熙帝对待西学、西艺的根本态度。因此，他并未从制度上为西学、西艺在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，使得康熙时代所产生的不少科技成果，虎头蛇尾，日趋失落。如他指派南怀仁督造的神威战炮，在平三藩时发挥了神威，之后便弃之如敝屣；机关枪的先驱“连珠銃”经由火器专家戴梓发明，只是用了一时便束之高阁。清朝不是没有优良武器，而是有了不能继续充分利用，使得武器制造水平式微，日渐衰败，最终抵抗不了洋人的坚船利炮。适如邵力子所说：“对于西洋传来的学问，康熙帝似乎只想利用，只知欣赏，而没有注意造就人才，更没有注意改变风气；梁任公曾批评康熙帝，‘就算他不是有心室塞民智，也不能不算他失策’。据我看，这‘室塞民智’的罪名，康熙帝是无法逃避的。”



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

海之子 摄

老家的水桥头

□朱林兴

20世纪80年代以前，我老家村上有一个水桥头。它是我们母亲河诸阿浜北畔十几户人家五十多口人用水的公用平台。它南北全长三米左右，桥头顶端接近河心。

这水桥头年代久远，已有数百年历史。据说，原先水桥板是由木板制的。有一年，两个七八岁男孩在这里溺水身亡。有风水先生说，此乃落水鬼捉怪，须用南方石板当桥面，方能压邪镇鬼。村人信之，便从南方弄来三块石板取代之。自此后有否发生孩子溺水事件，无法查考。

三、四月的清晨，水桥头景色最美，有树有桥还有水和鱼。它右侧耸立着一棵六七米高的楝树，枝繁叶茂，左侧是一棵枣树；对面河畔垂柳婀娜多姿，紧依柳树的是一片小竹林，春风送来了竹叶青青、小鸟的歌声；河面上，雾气蒙蒙，窜条鱼、鲫鱼嘴巴一张一合地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，看到有人来，便“唰”的一声响，各奔东西，瞬间不见，动作整齐划一。胆子最大的是以

水桥头为家的码头鱼，它们把爱巢筑在水桥头的柱子之间，或水桥头附近的小泥潭里。清晨，成双成对的码头鱼相互追逐、嬉耍，见了人也不惊慌，照样谈情说爱，寻欢作乐。

早晨五六点是水桥头最繁忙的时刻。20世纪六十年代前农村没有自来水，吃河水，用河水。每家人家灶头间置一口大小不一的水缸，大的可盛三四担水。担水的人一般要抢在淘米洗菜之前来到水桥头，这时河水干净，无杂质。母亲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水桥头担水，或淘米洗菜，她必须在清晨出工前将全家七八口人的脏衣服洗净，并喂好猪。

盛夏炎暑，我少时常来这里避暑玩耍。南浜畔随风飘拂的垂柳和北浜畔桉树的盛枝茂叶，相互交织结成了一幅巨大的绿色遮阳屏，水桥头就在这遮阳屏下，不论天气多么闷热，这里总是凉风习习，舒适惬意。我和弟弟、堂弟海良常来这里玩耍或钓虾。我们常玩的游戏是比赛闷水。闷水是游泳潜水的基本功。所谓闷水比赛就是，我们三

人中二人当运动员，一人当裁判。当裁判一声令下，其余两人便屏住呼吸，钻进水里，看谁在水里待的时间长。用数数来计分论输赢。我们轮流当裁判。比赛结果大都是弟弟第一，海良第二，我殿后。作为兄长的我，输给两个兄弟，初觉羞愧，输多了也就面皮厚了，无所谓了。

七八月间，常发狂风暴雨。大雨过后洁净的河水变得浑浊如泥浆，正是钓虾的好时机。虾个头大，一斤有十几只，当地人称它为“大柴虾”，肉头厚，味鲜美，但非常狡猾，平时很难逮住。只有发浑水时，虾视力差，才可钓之。我和弟弟通常在水桥头三面各放一根钓竿，蚯蚓为诱饵。我们摸透了虾的习性，每次钓虾总有所得。有诗为证：“大雨过后水发黄，少儿握竿钓虾忙。虾儿色盲食香饵，青须摇插入兜网”。

如今，老家的那个水桥头早已在地球上消失，但是，昔日那柳枝遮阴处，水清鱼又肥，“虾摇浮游须，渔鼓嬉戏鹭”（王安石《自喻》）的情景和趣事常在阿拉梦里再现。